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六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北狄

夫天地嚴凝之氣聚於玄冥之區其風剛勁故虜爲中國患獨強若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代相踵焉亦如梟之不能不啄虎之不能不噬乃性氣使然耳古聖王馭狄之道來則驅之詩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是已去則備之詩曰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已未聞有使之通也漢高自爲和親之役嗣後乘軒出疆者不勝其載而漢時蘇武常惠鄭衆守節不屈高風振拂由此其選也迨夫趙宋之與契丹景德輸平之後玉帛往來使輅不絕者百年然燕雲平等山前後十四州未復大險淪虜大防決華而兵力不競徒恃和好其如國勢日弱啓宣和靖康之侮何

哉則有備無患待虜之不可不嚴自古尙矣國家蕩滌胡腥修復秦漢
以後邊防洪武間東西紫塞綿亘相延萬里其外密邇龍沙屯戍兵衆
乃設陝西行都司於甘州山西行都司於大同萬全都司於宣府又於
慶峰口北古惠州地設大寧都司并遼東都司爲五邊陝西寧夏即趙
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亦爲重鎮時則封肅王於甘州慶王於
寧夏代王於大同谷王於宣府寧王於大寧遼王於廣寧并燕邸爲七
而作藩屏捍禦驕虜此藩王原封藩陽凡有不廷命諸王討之所以三十
餘年胡馬不敢南牧是守在親藩也永樂之初遷寧王於江西遼王於
荊州谷王於長沙獨存肅慶代於各邊而兵權皆釋成祖六飛凡五度
陰山大羊橐曉則天子自將其後因寧鎮廢則倚薊州爲重東勝五衛
廢則倚三關爲重黃河套不能有則倚延綏爲重并陝西總制所在固
原爲鎮而九邊峙焉舊設總制于固原控延寧甘三邊今改駐花馬池
而移陝西巡撫之駐固原控鴈門等關者命山西巡撫兼之近別設總

督於保定控薊州等處正統以前宿將猶在列於幕府刁斗相聞無事
則屯兵養銳而聲勢之相應有事則挾矢奮威而肘臂之相援至今猶
守其遺法苟選將得人亦足以禦外侮是守在各邊也初靖難武成即
徙大寧都司於保定而其所統營州等八衛移之關內及都同附郭乃
裂大寧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隸朵顏衛自廣寧前屯衛西至廣寧鎮
白雲山隸泰寧衛自白雲山以北至開原隸福餘亦作富峪衛自後洪
武五邊失一永樂中遂不復收而幽燕東北之險中國與夷狄共之胡
馬疾馳半日可抵關下廣寧錦義等城復與宣府懷來隔斷懸絕聲不
相聯且近年逆帥勾虜直入關內震驚廟社於是築重城於京師之南
而文武百僚分堵爲禦迄今尙不能絕虜之垂涎是守在朝廷也夫守
在親藩乃開國之權宜守在各邊則保邦之長策守在朝廷豈不岌岌
乎殆哉宣宗皇帝巡邊搗虜大寧出其不意於鑠王師有光祖烈若於
此時盡收故地復歸職方則金甌無缺而有苞桑之固矣此萬世臣民

之遺恨也三楊不能無罪不寧惟是舊開平卽元之上都西接興和而達東勝亭障烽堠悉棄與虜東西千里遼河之間三岔河之北賀蘭山西鎮番衛之東久矣非吾守者輿圖所及一寸山河一寸金豈可以鄰沙漠之地遂棄之也哉凡今清署

指行人司言

喜覩千羽之舞厭聞小醜之

談然天下國家皆吾分內而八城不守土木之變我寮若尹昌羅如墉雖非死於啣命實亦爲此虜而致身焉今其可忘杞人之憂乎况邊境靖謐則四牡之道坦安中國常尊則王人之體益重於使局亦有係也故考幽都諸部次第韃韃爲最要兀良哈次之稍東則連女直志北狄

韃靼

韃靼北胡也東自兀良哈西抵瓦剌種類不一兀良哈亦在內但久內附爲屬夷故別出耳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匈奴在兩漢之世始合而強後分而弱烏桓繼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烏桓又弱蠕蠕獨強蠕蠕滅而突厥興盡有

西北地唐貞觀初李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與宋爲敵國後滅於女
眞別建國曰西遼後復滅於蒙古別部小者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
各據分地俱爲蒙古所併遂入中國代宋稱號曰元八傳而天下大亂
四明黃溥著閑中今古編云北狄稱銀曰蒙古胡元之先國號蒙古者
因女眞號國曰金乃以銀號其國也後歷世祖方改號元此說恐非
國朝受命肅清江南傳檄中原命大將軍徐達常遇春等北伐凡齊魯河
洛悉還中國洪武元年八月我兵至通州取元都元主率三宮后妃太子
開建德門北奔開平達自齊化門入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等戮之
獲玉印二玉璽二封其宮殿及府庫圖籍寶物遣使獻捷奉宮人妃主令
其宦寺護侍奉平胡表至京

表曰五百年而王者興仰聖人之在御大一統而天下治際景命之惟
新長驅胡虜之羶腥誕布幅員之聲教乾坤清肅日月光明欽惟皇帝
陛下天賦聖神德全勇智握赤符而啓連仗黃鉞以興師造攻滁陽黎

庶有來蘇之聖開基建業英雄識真主之歸顧豺狼之噬人正蛇龍之
起陸爰飭徒旅肅將天威江漢徂征友諒身殲於彭蠡荊吳薄伐士誠
面縛於姑蘇逋逃驅而閩越安僭僞平而交廣定立綱陳紀治具畢張
發政施仁民心大悅東南已樂於生遂西北尙困於勛勦推其所由厥
有攸緒惟彼元氏始自窮荒乘宋祚之告終突胡群而崛起以夷狄而
干天紀以犬羊而亂華風崇編髮而章縫是遺棄族姓而彝倫攸斁逮
乎後嗣尤爲不君耽逸樂於荒亡昧乎兢業作奇技而淫巧溺於驕奢
天變警而靡常河流蕩而橫決罔知修省惟務畋遊朝廷之政下移英
雄之志斯奮兵連寰宇禍結中原是用弔伐以拯顛連誕舉安攘而靖
亂畧事非獲已謀乃僉同顧惟一介之菲才忝受總戎之重任臨軒授
鉞俾救民於水火之中分閫握機幸折衝於尊俎之外旌旗揮而淮沂
下金鼓震而青兗平濟水盡曳其兵萊陽競崩厥角風驅雷勵直擣大
梁電掣星馳旋收西洛濟師以畧衛相卷甲而趨邯鄲率樓舳發臨清

先聲動如破竹策貌貅克通路大勢疾若燎毛鎮戍潰而土崩禁衛墮而瓦解君臣相顧於窮迫父子乃謀於遁逃朝集內殿之嬪妃夜走北門之車馬臣與遇春等已於八月初二日勒兵入其都城壺漿以迎去戴盆而迺白日室家相慶廓氛祲以覩青天宣德威以安黔黎收圖籍而封府庫列郡之謳歌四集百年之污染一新驅馳雖效於微勞方畧實遵乎成算所以聿彰鴻烈耆定武功東滄海而西崑崙南雕題而北窮髮無有遠邇莫不尊親玉帛會車書同興太平之禮樂人紀修風俗變正萬年之綱常

按至正十二三年杭潮常不波十九年帝都子規啼至二十二年順帝夢猪哄大都城覆遂禁軍民畜猪天兵未至京一月有鸚鵡鳴端明殿作滅胡之聲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天兵既至柳林遲明帝召百官議戰守之計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嘆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以至非天之所以告朕哉即命開建德門北去實二十七年九月也明

年太祖聞其居應昌馳書示以禍福因答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
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
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爲說春風先到鳳凰臺嗚呼杜鵑啼汴人
謂地氣自南而北尙知亂將作矣況至於燕乎杭潮三日不至宋社墟
矣況迄二年之不波乎後乃歷歷多怪豈非猪乃朱姓而狐乃胡人哉
觀其嘆泣長往答詩知道諡以順帝不亦宜乎野史訛爲中山王執而
縱之非也 程學士敏政哀緇宋遺民錄一書末卷辯宋瀛國公之事
亦旣明矣惜所引陶九成輟耕錄西江月詞尙未解明其詞云九九乾
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
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甕生涯死在西江月下陶以爲眞武之降
筆程以爲劉秉忠作此姑置之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滅宋德祐封爲
瀛國公時至順帝至正十五年我太祖三月起兵和陽正當九九八十
一年之數是知乾坤已定九九而三月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也直待

龍蛇繼馬是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即位乙巳伐元至丙午元亡豈非龍蛇繼馬耶古月一陣還家乃言胡人皆去北矣當初指望甕生涯此寧宗之後甕吉刺氏不立己子而取順帝是無生涯矣程註云元主皆取甕吉刺氏爲後而此云指望甕生涯蓋陰寓順帝非甕吉刺氏所出之意也然考之元惟七主娶弘吉刺氏餘皆他姓且弘吉非甕吉不知程何所據死在西江月下獨言順帝北殂於應昌取西江寺梁爲棺之驗耳

元主之北奔也命擴廓帖木兒犯燕京至是擴廓出雁門欲寇保安攻居庸時大將軍達將發北平定太原人或止之達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我乘其不備直傾巢穴所謂批吭擣虛也彼若還救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無不成禽且彼縣軍遠道雖至北平孫都督足能禦之矣諸將曰善遂引兵進擴廓聞之遁還後爲大將軍所破孫都督名興祖時守北平二年春正月叅將傅有德及元脫列伯戰於宣德敗之詔吏民內徙以元主

雖奔遺孽數出沒且斥埃未立保聚爲難故也

擴廓即王保保

或問徙民尹耕曰

尹耕宣大人頗諳邊務後多採其論述焉

皇祖不得已也邊土爲虜巢穴

者垂三百年矣一旦空之故得無擾是故宋人不能有其地則生口是俘國初不能已其害則吏民內徙正一時之權也然則光武之徙民何以爲失策曰光武之時四郡未廢經畧猶存爲厲梗者盧芳而已一戰勝之比跡西京矣而不尋遠畧輕自蹙境故論者憾之乃若國初山川之淪棄旣深州郡之紀綱掃盡遺胡殘虜遍于郊原已去而復來旣離而復合擴廓逋遁列伯之戰旋聞開平雖定驢兒之居自若何可與建武並論也皇祖始則急其害而徙民旣則圖其成以置鎮時宜之道存而不得已之意見矣

先是元主在開平詔留兵三萬分隸都督孫興祖守燕達及副將軍常遇春督諸將西下太原達乃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陸聚取大同禽元喬右丞等三十四人以歸擴廓寇保安聞王師擣太原遁還大將軍達遣傅

友德擊之兵未及陣擴廓以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戰却之副將軍遇春曰我步彼騎戰懼不利不若伺夜斫其營達曰善會擴廓將豁鼻馬遣人約降請爲內應於是選騎夜襲之擴廓方燃燭坐帳中聞兵至不知所爲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乘驢馬從十八騎以遁北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遇春復率諸將郭英湯和耿炳文汪興祖陳德謝成郭子興北伐擴廓奔甘肅其守將竹真亦棄城遁遂取大同

按大同自石晉割棄之後至是四百餘年始復歸於中國其淪沒之久亦可悲哉

二月都督汪興祖來守大同將宣武振武崑山三衛兵兩敗元兵斬獲甚

衆

此本朝將臣鎮守大同之始

命都指揮常守往屯寧武駐兵寧化

此經理寧武之始

三月都

督興祖取武朔州禽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四人詔以興祖爲晉王武傳兼山西行都督府事元也速寇通州征虜將軍常遇春與將軍達破擴廓西平秦隴乃詔遇春率諸將李文忠湯勝等東拒也速遇春乃擣永平

過惠州收江文清士馬進次大寧也速聞之北走遇春遂北取開平元主奔於應昌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位軍士數萬置開平衛初太史劉基奏立軍衛自京師達於郡縣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名爲一所一百十二名爲一百戶所每一百戶下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至是置衛於開平 秋八月元脫列伯寇大同偏將軍李文忠右丞趙庸擊破之副將軍遇春之北伐還也次柳河川而卒僅年四十報至上爲之悲慟詔文忠代將其軍援大將軍達於慶陽文忠至太原聞達已下慶陽而脫列伯攻大同甚急文忠與庸謀曰吾等節將閫外之事有利於國專之可也今大同受圍若俟進止恐失機會於是率諸將譚濟馮勝等出雁門過馬邑抵梅峪口遇元邏騎數千與戰敗之禽其平章劉帖木進次白楊門又禽所謂四大大王者時雨雪文忠疑有伏自率數騎入山覘之會前軍去大同四十里止壁文忠至驚曰此豈駐兵地耶虜來敗矣麾之令前五里阻水而壁密遣人間行達城中與

都督興祖期是夜脫列伯悉衆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堅壁不動以
二營委敵督令死戰不之救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兩翼鼓行疾
馳薄其陣聲撼林木城中亦開門出戰腹背奮擊大破之追至炭窖禽脫
列伯降其衆萬餘輜重無算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還遣使致書
元主曰朕本布衣因海內鼎沸不能自寧靜觀群雄割據荼毒生靈於心
不忍君又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外爲元臣內實自謀靡有戡定禍
亂以安生民者乃親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
江皆入版圖朕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
保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
歲出由齊魯經河洛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
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
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國用富實尙不能削平群盜今遠寄沙漠
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

國封疆盡爲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亦不過死灰之餘燼涸轍之朽鮒耳何能爲哉比時君卽遁逃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初元主北奔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規恢復及是脫列伯就禽孔興走綏德爲其下斬以降元主知事不濟乃絕意北竄都督汪興祖時守大同而興和諸處俱未下元孽時出沒興祖乃以大同兵來取興和 三年春二月叅政華雲龍率諸將廖美孫恭攻雲州萬戶譚濟出居庸夾擊之取其城獲元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指揮金朝興來取東勝禽元平章荊麟等十八人平章湯和來取宣德追元兵至察宣惱兒獲其將虎陳故元將王保保卽擴廓帖木兒知大軍南還自定西引兵圍蘭州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以待援兵時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喚張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殺

之城中間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去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自少磊落有大志徐壽輝初起畧湖口陷都昌署光爲江東宣慰陳友諒弑壽輝光乃輕騎謁上于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從上征九江下黃梅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歷遷鷹揚衛指揮使從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同都督郭興守之後移守鞏昌王保保屢引兵來攻光輒擊却之至是被執而死上聞之遣官諭祭尋命配享功臣廟

按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執解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而解揚呼宋人卒致晉君之命楚子舍之是楚雖夷狄猶知信義若王保保者乃殺于光真獸類矣顧猶爲亡元致力焉何哉

上問諸將曰王保保爲患今欲出師往沙漠當何先諸將曰保保寇邊以元主在若出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可降也上曰忘近而取遠

失緩急之宜吾意欲分兵爲二道一令大將軍達出潼關自安定擣定西
以擒王保保一令副將軍文忠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
不暇應援取之必矣諸將皆曰善受命而行尋遣使賫書諭元主曰前者
二次遣使致書久而未還豈被留而然乎以予計之殆君之失謀也君之
意必曰吾嘗爲天下主以四海爲家彼昔吾之民耳豈可與通問乎自常
情言之固宜如此以理勢論之則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顧天命人心
何如耳蓋天命之去留由人心之向背古語云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能
載舟亦能覆舟君豈不知此而乃固執不回乎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
四方兵爭所在紛擾予當其時不能自寧於鄉里豈有意於天下乎群雄
無所成而予兵力日以強盛勢不容已故有今日此誠天命非人力也君
又何致怨於其間邪君其奉天道順人事遣使通好庶幾得牧養於近塞
籍我之威號令其部落尙可爲一方之主以奉其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
以殘兵出沒爲邊氓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